

秋林是我同事,姓王,为人宽厚,待人诚恳,上到领导,下到职工,个个相处融洽,用我们高邮话说,和大小合。无论你公事、私事,他大大小小,里里外外都能忙得刷刷刮刮。单位里七位负责人,同事都习惯喊他“八把手”,开始他有点不好意思,低着头红红脸,后来习惯了,也就不推辞了,只是笑应一声,嗯!什么事?有段时间没人喊,他反而不适应了。

秋林小时候,因家境贫寒早早辍学了,有时时间帮助母亲在电影院附近卖水果、瓜子。后来一次机会,他被安排进单位工作,岗位一直在办公室,但他从来不舞文弄墨。

秋林在办公室很讨喜,人人喜欢。他属虎,一点不像虎。一次,领导派他去急刻一枚“作废”的印章,因为手工刻便宜,他想为单位省点费用,自愿多等了一会儿,当赶到办公室时,检查组已经离开,等急了的领导气得将“作废”章在他解开的白衬衫上猛戳几下:叫你来迟!叫你来迟!他像做错事的小孩,脱下衬衫瘫坐在拐角的破沙发上,这时候他就是一只猫。

一次,翻看到秋林的微信名叫“神钓王”,双关语的使用,能看出他的智慧,姓王也称王,更能看出这位老朋友身上的那份轻松和自信。其实,他在我的眼中从来不是一只猫,就是一个“王”。

他是故事王。说他故事王,不是他会讲多少故事,而是他身边聚集着一大批能讲故事的人。只要说到故事的主人公,必拿秋林说事,不知情的人一定以为是秋林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。

多年前,一帮同事冬季去北京旅游。秋林头戴宽边红色旅行帽,身穿大花格子旅行服。漫天飘雪,裹得严严实实的他,走到故宫附近时,一个卖藏红花的“藏游医”吆喝着,同事就顺势将他推坐在“藏游医”的桌前。“藏游医”顺势一把抓紧他的右手压在小靠枕上,眯着眼睛“仔细”地给他把脉。不一会儿,“藏游医”推了推高度金丝眼镜说:恕我直言,你有点经事不调。秋林猛地将手抽了回来,拍着桌子说:你这个江湖骗子,连“公母”都不分啦?

像这种故事,他们都说是在秋林身上发生的,也会当着秋林的面讲。遇到这种场面时,秋林是一边听着故事,一边干着事情,一边习惯地笑笑。

秋林是憨厚的。他是舞王。记得多年前,经常会有三五同事喜欢下班到他家小聚,他也会热情相邀,常说一句话,想到家里玩,直接。他先去剥角盐水鹅,切块二刀肉,几个小炒锅上一跳,一人一小碗酒,个个酒足饭饱。他老婆要是在家,一定能陪上个一两小杯。

酒罢,自然会到他家附近的歌舞厅跳个舞。要是他老婆去,小姊妹多,舞伴没问题。如果我们去,开发舞伴的事情,一定是秋林,因为他“开拓”精神极强,遇事从不气馁。一次,我看他连续请了几个,人家一个都不同意,他便坐一段时间后再去请。

急性子的朋友会怂恿他说:秋林啊,对面的那个女同志一直在盯着你看呢,你赶快去。他一听,是个机会,便走上前,绅士般地伸出手,我们远远地看到人家两手直摇,他忙低头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,女孩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随父母下放川青(今属临泽镇)农村,那时的母亲已经40岁了。那年代农村十分贫穷,用“吃了上顿没下顿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

母亲从小在县城里长大,过惯了城里人的生活,一下子到农村生活总是或多或少不习惯,特别是干农活不适应。但为了全家六口人的生存,她硬着头皮强化适应。

母亲善良可亲,与乡亲们和谐相处。她整天忙忙碌碌,一点也闲不下来。天刚麻麻亮,她就赶在别人下田干活之前干活,等别人下田时她已栽了一大片秧苗,为的是干活不落伍。栽秧光着脚丫,成天踩在泥水中,脚泡烂了收工回家时涂点膏药完事,蚂蟥叮咬直接用手拔掉。那时的农田灌溉缺少水泵,农村又没有电,她就与乡亲

多年以前,自小镇有了第一家美容院,我就成了光顾者。在那个年轻就是资本、还不需要做什么保养的年龄,是朋友的一句话劝服了我:你看韩剧没?韩国女性18岁就进出美容院了!

起初,我也只做做面部保养。其实,保养是其次,能够躺在床上,听着舒缓的音乐,享着指腹的轻柔慢捏,于半寐半醒之间与江湖两两相忘,那才是最闲适最自在的。随着青春飞逝、年龄渐长,这副身躯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适。于是,我不仅做面部护理,还做身体护理,不仅艾灸、拔罐,还刮痧、刺络等。总之,这些年来,我没少在美容院折腾自己。折腾,虽折腾不出一枝花来,但绝对能折腾出踏实感、存在感。不是么,当身躯被疲惫或不适纠缠时,唯有折腾,才能体会到一种筋骨放松后的痛快,才能察觉到自己这副身躯的切实存在。

我居住的小镇,有三家汗蒸房毗邻而居。这个夏日,为了所谓的冬病夏治、伏天去湿气,我把午休时间几乎都

同事秋林

□ 戚晓峰

便随他款款滑入舞池,伴着韩宝仪《粉红色的回忆》,在闪烁跳动的灯光中尽情地舞动着。

回来我们调侃他,人家分明已经婉拒你,后来,怎么又……?他说:听你们谀,我给媒死来!想办法呢,告诉她,跟她老头子是朋友。

后来,我们都有序轮番陪那女孩跳舞,好象倒没秋林什么事了,他不抱怨但也不闲着,继续像一只勤劳的鹰隼四处寻觅。

秋林是执着的。他是安乐王。打开秋林的微信,封面是他与孙子的合影,暖暖,分享的内容一般是积极向上极富正能量的小文章,什么《活着,要让自己高兴!》《做人,少记仇,多记好》《我想和简单的人相处》……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《八个字,就是短短的一生》那篇文章,“苦、累、变、忍、容、静、舍、做”八个字在秋林身上都能有很好的体现。

前段时间,他在扬州医院被诊断为“脑梗死”。他排斥这种诊断说法,明明是“脑梗塞”,他非要我说我“脑梗死”,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嘛?到底是实习生,没水平,他自言自语道。

小病痊愈,他心态更平和了。医生建议他平时要多锻炼身体,他选择了垂钓,常在风和日丽的休息日,骑上电瓶车,带上心爱的鱼竿出门野钓。有个二三斤鱼时,他会发个朋友圈换几个“赞”。让我感动的是,一次钓了几斤鱼,他都没有回家,就将鱼拿到附近的饭店烧烧煮煮给我们吃了。他说,这叫起水鲜,平时吃不到,最后还交代,下次你们谁想吃鱼,直接一个电话。

秋林是快乐的。他是球王。

有一段时间,单位内部设置了一个乒乓球室,归秋林管。下班前他会去捡球,也偷空练练球,球技见涨。

一次外出办事,秋林路过乒乓球室,见领导与几位办事员比赛,当他完事再回球室时,领导还应战正酣,将几个办事员一一击败。秋林进门便对领导赞许地说:你老不“下台”啊?我来陪你弄两板子。

一开球,秋林先有点紧张,慢慢地越打越顺手,最后三局两胜。

“吆——,秋林啊,现在球打得不丑!”领导边调侃边用毛巾擦着汗。

秋林边捡球边谦虚地说:我只是瞎猫逮住个死老鼠。

领导手中的毛巾突然在两个大眼睛下方定格,秋林疑惑的小眼睛和大眼睛对视着,左手抓着三只球,右手握着球拍,一片木然。

秋林是真实的。

多年前,一个小孩在商场指着秋林喊“济公”,他眼睛小鼻子大,瘦长的脸确实有点像演员游本昌。后来,我们经常开玩笑建议他去拍戏演济公,他说,那个“交易”不玩,我不演也演不了戏,要演,演我自己。

从微信中看到秋林当下生活的丰富多彩,野外垂钓,郊游健身,下棋打牌,膝下弄孙,让人羡慕,自然想起了前段时间在何兆武老先生《上学记》中看到的一句话:人生本来没有意义,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。

勤劳的母亲

□ 毛玉高

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家分得三亩地,自己种粮食自己交公粮,母亲更忙碌了。她精耕细作,种小麦,栽水稻,长经济作物,凡是乡亲们种的品种她一样也不落下,尽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,增加收入。在她的辛勤劳作下,我家的收入年年涨,日子一年比一年好。

1986年,57岁的母亲离我们而去,她是累倒的,我们非常悲痛。母亲的勤劳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,她始终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不畏艰难一路前行。

生命不息,折腾不止

□ 陈顺芳

耗在了那里。尽管我只去其中的一家,但依然能看出,另外两家也同样地熙来攘往门庭若市。

这充分说明,当生命渐渐褪去了颜色,当欲求越来越屈指可数,当生命中华丽的篇章彻底成为过去,当一路的风雨兼程舟车劳顿后身体时不时亮起红灯时,我们的这副皮囊,愈来愈需要精心守护了。

这种守护,相当程度上,就是指折腾。所谓生命不息,折腾不止。其实,无论是这副身躯,还是这人生之路,唯有折腾,才不至于那么颓废与无趣,才可能更加彰显生机与活力。

就譬如这美容健身减肥,如果一味地怕狼后怕虎,害怕上当受骗害怕被坑蒙拐骗,恐怕只会最终落寞,还不如宁愿做过不要错过。因为在这人生路上,起码来过,起码见识过享受过。

人生,没有不老的幸福,也没有不老的时光。当抱负、理想与自己愈来愈两不相干时,当还有能力折腾的时候,记住,别让自己闲着。

老胡每天的早饭都是在去单位的路上吃,一家面馆面积不大,还算干净。就是老板娘没个记性,每次老胡都要重复那句话,少放盐,油要素油。老胡

活到五十整,“三高”就差个血糖高了。这不,今天老胡就是少说了一句,老板娘又是给他用的荤油佐料。要放几年前,他起码会责怪几句,说不定还要她重做。而现在,他只是笑了笑,端着碗来,默不作声地吃下肚。

老胡到单位门口的时候,顺便在门卫那取了快递,是一本书,一看到粗糙的纸张就知道是盗版的!老胡像吃了只苍蝇,想要立即联系商家退货,转念一想又算了,退货也麻烦。“不喜不悲,不怒不嗔”,多大个事,何必伤神。这样的商家终究会有一天关门的。

上午开了半天会,会上领导让大家对近期拟定的A方案进行讨论。与会者大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,提出自己的意见。老胡也看到了这个方案中有几条明显对他这样年龄的人不利,但他在会上一言不发。也许,领导心里早就定好了方案,给大家讨论只不过是摆一个民主的姿态。“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”,顺其自然,该来的总会要来。退一百步讲,像这个年龄的员工又不是只他一个,别人能忍,自己一定也能忍。大家看到老胡端坐在那里,脸上一直挂着笑容,要是再胖一点,还真有点像尊弥勒佛。

中午老胡照常年在单位食堂吃饭。要是食堂不开,他就叫个外卖,或者来一桶方便面。自从儿上大学,以及后来在外地工作,家里基本就停伙了。在外吃方便,随意,最主要的是省去了大部

2018年6月21日下午,高邮镇领导来医院探望病重的父亲,母亲受父亲委托向镇党委缴纳一万元“特殊党费”。弥留之际的父亲激动万分,心率、血压指标突然提高,这就是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……第二天23:37,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,他安详地走了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高邮镇党委为父亲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告别仪式。给父亲送行的人有市领导,有父亲的好友,还有清洁工……邻里也纷纷赶至,哀声恸天,为好人——我的父亲周岐明送行!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收到父亲的“特殊党费”后寄来收据,告慰他的英灵!

父亲住院院仅仅一个月,就匆忙地走了,给我们子女尽孝的时间太短,我们还没有放下工作真正侍奉父亲床前。父亲的离世让母亲措手不及,让我们无法接受,痛与思念是无尽的。两年父亲88岁生日宴上,他向我们宣布周家66字家训,并凝练出四句家风“百善孝为先,家和万事兴,勤俭可助廉,风正方路宽”。病榻上的父亲仍叮咛告诫子孙:“尽孝心,兴家事,忠党爱国,廉洁奉公,为民服务。”这就是父亲

11月5日,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日子。1995年的11月5日,我的父亲走完了65年的人生历程,离开了我们。虽然他离开已经23年了,但他的教诲仿佛就在昨天,他的教诲指导着我们的今天,他的教诲还将指引着我们的明天。

父亲和母亲育有4个儿子。将我们兄弟4个拉扯大,供我们读书,教我们做人,伴我们成长,帮我们成家,其付出可以想见。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,父亲的清白为人、老实做事、踏实工作让我们终身受益。

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,成家后在生产队一直任会计,长达33年。1985年因年龄的要求,一沟乡政府为其颁发了“光荣退休”证书。父亲任会计的33年里,生产队的账目最公开,老百姓最信赖,在全大队最受赞誉。父亲任会计之后,为了不做大会计的好人,为了家庭生计,除种好自家的责任田外,还另外承包了生产队无人愿包的3亩棉花田。种植棉花是非常忙人的,打钵、移栽、除草、治虫、打公枝、摘棉花、晒棉花、卖棉花,人忙得几乎没有空闲。越是最炎热的夏季,要做的事情就越多。

“佛系中年”老胡的一天

□ 吴忠

分的家务劳动,花费也少。老胡想不通,为什么总有人天天屁颠屁颠跑菜市场也不嫌烦。

下午同室的几个人一起做资料,几个年轻人电脑技术娴熟,做资料又快又漂亮。不过老胡一眼就能看出其中哪些线划得不标准,哪里数据有错误,但他什么也不说,连婉转地点一下都不。让他们自己去慢慢悟,多吃几次亏就悟出来了。老胡做资料又慢又不好看,同事话里话外有嘲笑他的意思。他也不计较,更不会去争辩。争辩除了招人厌还能有什么好处?“放下执念,心如止水。”都到这个年纪了,不放下又能如何?老胡始终保持着微笑,大有“世界如此美妙,我又何必烦躁”的意味。

晚上老胡躺在沙发上看电视,一档相亲节目,靓女比较多。妻子又跟他唠叨女儿的事,女儿都二十八了还没谈对象。妻子说,当年我二十八的时候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老胡说,顺其自然吧,这种事情,急有什么用?说完继续看电视,他眯着眼,时而用手梳一下“地方支援中央”那所剩无几的头发。妻子走到电视跟前,“啪”地把电视一关,我叫你看!老胡也不生气,不看就不看。他掏出手机,给微信朋友圈一点赞。每天不管别人在朋友圈发什么,他都点。妻子又冲到他跟前,一把夺过他的手机,我教你扒手机!老胡仍不生气,说,那我正好出去走一圈,散散步,好久不锻炼了。

父亲走好,请放心

□ 周惟

给家中后人树立的价值准则。父母风雨同舟六十余载,陪伴是他们最深情的告白。父亲用最真挚的情感、最挚诚的追求实现了对母亲一生的爱,示范率、血压指标突然提高,这就是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……第二天23:37,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,他安详地走了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高邮镇党委为父亲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告别仪式。给父亲送行的人有市领导,有父亲的好友,还有清洁工……邻里也纷纷赶至,哀声恸天,为好人——我的父亲周岐明送行!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收到父亲的“特殊党费”后寄来收据,告慰他的英灵!

父亲住院院仅仅一个月,就匆忙地走了,给我们子女尽孝的时间太短,我们还没有放下工作真正侍奉父亲床前。父亲的离世让母亲措手不及,让我们无法接受,痛与思念是无尽的。两年前父亲88岁生日宴上,他向我们宣布周家66字家训,并凝练出四句家风“百善孝为先,家和万事兴,勤俭可助廉,风正方路宽”。病榻上的父亲仍叮咛告诫子孙:“尽孝心,兴家事,忠党爱国,廉洁奉公,为民服务。”这就是父亲

父亲的教诲

□ 全竹贵

他头戴一顶旧草帽、身披一块大手巾(由一块大纱布做成的)出没在棉田中的形象一直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除此之外,他还家里养了30多只长毛兔,每天都要割些青草喂兔子。兔毛的生长期比较慢,有时要3个月才能薅一次,薅一只兔子的毛将近半天,把所有兔子都薅一遍要10多天。他还不断地阅读养兔的书籍,到当时的东墩乡和本乡的国庆村去取养兔经,回来后重建了“楼上楼下”的兔舍,扩大了养兔规模,改变了兔子的生活环境,增加了兔子的出毛量。父亲靠他的辛勤劳动供我们读完小学,成家生子。

我高中毕业后,当时家乡的反修初中没有英语老师,我经人介绍当了代课教师。因为代课,工资不高,后来在一沟乡文教工作的大哥帮我联系好三垛高中,让我复读,父亲未允许;再后来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的三哥帮我找好一家国企,让我上班,父亲不同意。父亲了解到我做教师做得还可以,教学效果还不错。父亲认为既然已经做了教师,而且还教得不错,就一定要坚持做,认真做,好好教。

在父亲“始终做个清白人”“始终做个老实人”“始终做个踏实人”的教诲下,我们兄弟4人都先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,我们坚守着清清白白,坚持着老老实实,坚定着踏踏实实,也坚信着平平安安!